

前言

錢穆先生曾說過：身爲中國人，欲復興中華文化，起碼要讀九本書——代表儒家的有四書，即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；代表道家的有老子道德經、莊子南華經；代表理學的有朱熹的近思錄、王守仁的傳習錄；代表佛家的有六祖壇經。

學海浩瀚，以我們有限的生涯，實無法追求無限的學問，錢穆先生的歸類，倒是開了我們研究各家經典的方便之門。只是佛家的典籍可提出來作為代表的，可說是不勝枚舉，為什麼錢穆先生只爲我們介紹六祖壇經一本呢？這是因爲佛學的三藏十二部經所闡述的要旨，已濃縮在六祖壇經中，舉凡禪、淨、密、中觀、唯識等之精義，無不蒐羅在其中。



六祖壇經開宗明義的一句話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說明人人本有清淨本性，如果一個人的動靜應對，時時都能由這個清淨的本體自然應用，而不受任何煩惱妄想所影響，這個心就是本性，也就是本來的面目，所以說「心即佛、佛即心」；心和佛並不是相對待的。五祖傳法給六祖時說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，六祖豁然貫通，才唱出這首偈來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；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所以後來六祖為弟子說法，以「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」，創頓悟法門，明白的告訴世人，眾生的本性絕對平等，聖人凡人都本自具足，而聖與凡的差別，只是迷與悟的差別而已。本性受煩惱妄想所擾，不能現出本來面目，即是迷，即是眾生；本性不受煩惱妄想所染，就能現出清淨光明的本來面目，即是「覺」，即是「佛」。所以說「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」。

我們必須了解：六祖並非傳給我們什麼，也沒有教我們什麼；只是告訴我們人人有個自家佛，要我們各自回「家」認識祂。這種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宗旨，正是 師尊師母心法所在，我們受了老師一點，直指人心，是要我們自見本性，認識「即心即佛」的真正意義。

而研究六祖壇經，正是讓我們深入體會師意的好時機，願我們都能秉著清淨的心，在聆聽前輩闡述之後，能有所啓悟，見性成佛。

六祖壇經名解

六祖壇經全名爲「六祖惠能大師法寶壇經」。爲什麼可以將中間六字省略，只提首尾即可呢？分析如下：

(一) 六祖即惠能大師：佛教派別很多，每個派別都有他們獨立的「道統」，所以被尊爲六祖，當然不是只有惠能大師一人，然而在佛教的典籍中，有明白的提到佛教的源流和「道統」，只有在「六祖壇經」這部經中有詳細的記載（見本經付囑品第十）。又這部經廣爲流傳，人人皆知，一提到六祖，自然想到是惠能大師。大師即是天人師，也就是說惠能的德性足爲天、人之師表，稱之爲「祖」更無異議，所以就省略「惠能大師」四字，以「六祖」即可代表之。

(二) 法寶即經：「法」指的是佛、法、僧三寶之一，以諸佛所說的妙法，實在非常珍貴，好比凡俗之人所珍愛的財寶一樣。惠能大師所說的法都是大乘圓頓的佛法，更是尊貴無比，這部「六祖壇經」一直被視爲是無上的寶典，所以稱爲「法寶」。「經」指的是佛家的「三藏」——經、律、論——之一，佛說法的記錄，叫做「經」；佛所制定的規戒，叫做「律」；佛和弟子們討論教理以及歷代祖師的開示，叫做「論」。其中的「經」專開示教理，是以明一心爲「定」，是佛以大乘佛法來救渡迷途眾生的寶藏。歷代祖

師的開示錄，本應屬「論」的範圍，惟獨惠能大師的開示，尊稱爲「經」，可見這部經的珍貴了。「法寶」與「經」的意義重疊，所以省略「法寶」二字。

如果廣泛的申論，「法寶」和「經」這三字又有其更深的含意。「法」指的是自性法，也就是自性本有之性理心法；「寶」指的是性理心法這個寶藏藏在我們的自性中。惠能大師歷三十七年的時間在大梵寺說法，由法海記述集而成就這部經，其內容宗旨是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這是要求我們現出自性中本有之寶藏，啓示我們明白了自性中之性理心法而能拿出來運用。「經」另外的解釋是徑的意思，是指引人修悟自性的途徑。一般人修行，或依據仙佛的典籍，或依據聖賢的語錄，這些流傳下來的著作，是供爲後世人參考之用，並不是限制我們只能狹義地、死板地依照遵行，常因有自作聰明，自以爲是的人不去探究真理，只依文字裏面的意思去做，而產生諸多弊病。惠能大師指引弟子修行的途徑是「不依經論」，不依有形的經，而能發揮自性中這部「無字真經」，不著於理障、文字障，如此才是修行的正確途徑。

(三)「壇」是惠能大師說法之所在，也就是印度和尚——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，在廣州光孝寺所建的法壇。是惠能大師開緣說法接引四眾弟子的地方。
由以上所述，我們可以了解「六祖惠能大師法寶壇經」簡稱爲「六祖壇經」
的原因了。